

Chun *Guan* *Meng*
春 园 梦

吴平树 著

Chun Yuan Meng

春园梦

吴平树 著



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春园梦 / 吴平树著. 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
2013. 8
ISBN 978-7-106-03703-1

I. ①春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79473 号

责任编辑: 贾 伟
封面设计: 人文在线
版式设计: 人文在线
责任印制: 庞敬峰

春园梦

吴平树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邮编 100013
电 话: 64296664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64296742(读者服务部) Email: cfpyg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710×1000mm 1/16
印张/25.5 字数/365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3703-1/I·0854
定 价 50.00 元

序 言

我无比强烈又坚持不懈地写《春园梦》，只有一种理由，就是我热爱梅岐山更热爱梅岐山人。我不遗余力试图把梅岐山写得美好更美好，只有一种理由，就是我生在梅岐山、长在梅岐山，那里是我魂牵梦绕、情深意笃的故乡。而且，离开她之后来到了北京三十年多年，还日日夜夜思念她。当然，我有更多的理由说我爱梅岐山人。因为，那里有生我养我的父母，那里有疼我爱我的兄弟姐妹，那里有帮我扶我的亲戚朋友，那里有值得我深爱的梅岐山人！

我的父母是勤劳、仁慈、善良和厚道的。他们吃苦耐劳的形象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；他们为了儿女而无私奉献的爱永远滋润在我的心田里。他们那一代人的求索、奋斗、牺牲精神，他们那一代人的勤劳、吃苦、奉献精神，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。如果忘记，那就是忘恩负义；如果忘记，那就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背叛！

今日，每当我吃着鱼肉蛋面饭而不敢多吃，是怕吃多了发胖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母亲曾经的缺乏营养的、黄黄的、布满皱纹的、时而十分悲悯又时而充满欢乐的脸庞。

今夜，当我平安地舒坦地坐在电视机前，看美国好莱坞大片拿杀人当游戏的镜头，我就想起了被砍在确臼里的柳慈英家的三个血淋淋的人头，以及她的死去了的三个孩子。





每日每夜，伍安民热爱祖国，为集体奉献聪明才智的精神；热爱家庭，为家庭劳碌奔波的爱心都激励着我、鞭策着我去传承和发扬。

《春园梦》写的是上世纪 1961—1966 年六年间的中国江南湖北咸宁梅岐山人的事情。那段时间属于新中国的春天。虽然这之前几年，中国出现了“倒春寒”。书中围绕着伍安民和柳慈英一家人的政治社会地位的变化、经济生活条件的变化、婚姻和人口繁衍的变化、以及思想感情的变化而展开故事。而这些变化又始终无法避开地沿着一条主线——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前进，就像马车沿着马路走，汽车沿着公路走一样。他们前行有时快乐，有时悲伤；有时坚定，有时徘徊；有时走得快，有时走得慢。但是，他们始终是高举着劳动的锄头在向前掘进。他们拿毛巾擦拭脸上的汗水的时候是欢笑的。他们弯下腰收获庄稼的时候是快乐的。伍安民相信“四为四遵”，柳慈英相信生活和观世音菩萨。他们共同梦想并相信时代会变得更加美好。尽管，伍安民和柳慈英夫妇一个人做梦是笑着醒，一个是哭着醒，那是因为他们一个人想着的事情是过去，一个人想着的事情是未来。他们那时的现在是踏实的、充实的、并且是充满希望的。因此，他们无比的勤奋。正因为那一代的人民，以致上溯无数代人，下继几代人都那么勤劳、吃苦、奉献，才值得我们今天的人们追思和怀念、颂扬和传承。

听说写文章依据事实的原则是：歌三、戏五、书七成。我写《春园梦》也基本上是遵循这条原则。书中描写的真善美和假丑恶的事，有些事是那时那地发生过的，有些事是作者自己编造和虚构的。书中的人物是张三的脸、李四的眼睛、王五的心。但是，他们都是梅岐山人。书中的故事，如《劳动使人变得聪明》、《高照中骑龙上天的故事》、《蚂蟥变蚯蚓变蛆·三世没开眼》的故事，都是自己编写的。《干鱼庙》的故事是我小时候，父亲讲给我听的。这个故事不知道是父亲看书得来的，还

是他自己编的。书中的一些山歌、儿歌、童谣大多数属于原生态，有个别的也是自己编的。书中的人物还活着的，全靠他们自己努力争取活着而活着的；死了的有个别的人是他自己找死的，有的是不想死而被气死的，有的是为了更好地活着而死的。我既没有扼杀他们，也没有拯救他们。刚拜读了莫言先生的书，引用莫言先生的一句话：“一个作家要爱一切人……”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作家，但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爱书中的一切人，进而更爱生活中的一切人。当然，我们应该爱那些值得爱的好人。

吴平树

2013年1月8日上午



有道是人生一世：上为父母，下为儿女，大为国民，小为家庭；上遵天理，下遵地理，内遵情理，外遵法理。

伍安民相信这个理。他认为一个人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界，由父母一把屎一把尿地抚养大，这首先得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。等到父母老了，就要服侍伺候父母，给父母养老送终。等他自己长大成人，就当婚配嫁娶，成家立业。自己也得生儿育女，把恩德传承给后代，以至代代相传。这就是上为父母，下为儿女。他还觉得，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起码要为自己的家庭谋福利，操持好家业，让自己的一家人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。本事大一点的人，应该走出家庭的小圈子，在农村为村庄办点善事，为乡里乡邻做点事业。在城市为单位为街道谋福利、创造财富。英雄豪杰、圣贤君子为国家做贡献，造福于国民，造福于人类。

伍安民的妻子柳慈英却认为人生一世：日图三餐，夜图一宿，吃饱穿暖睡足也就够了。他不赞成他妻子的观点。他说，如果是那样，那么，人跟动物还有什么区别呢？

伍安民经过几十年的坎坷、磨难几近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才悟出来这个理。他不但对这个理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，而且还有了一点觉悟，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按照这个理办事，并逐步地把这个理奉为信条。年轻时的他觉得人是天生地养的，应该谢天谢地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觉悟的提高，到了不惑之年，他才觉得人是社会中人，人中之人，人就应该为了社会，为了他人。解放后，时代变好了，他慢慢悟出了这个理。人有了信念，生活才有奔头。生活吗？生要养，活要动；养要坚强，动要能耐。这是他在做人方面的思考。在做事方面，他觉得天有天道，地有地理，天道和地理是自然法则，做事不可违背自然法则，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办





事；个人有情感，社会有法律、伦理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，要符合人情世故、社会公德、伦理和法律规范。

伍安民出生于1911年，农历八月十九日。这天，在他家乡北面百里处的武昌，爆发了举世闻名的“辛亥革命”。他身材修长，腰板挺直，身高一米七八；长方形的脸，高高的鼻子，鼻梁中间有一段稍微凸起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，额头高宽而亮堂，有点秃顶。他是梅岐山这片土地上饱经风霜的“老农”。

一年新柳绿最好，风和日丽才是春。乡村的老屋显得格外的僻静。人在屋子里能感受到春风的滋润和阳光的温暖，偶尔飘来一阵兰花的香味，钻入人的鼻孔，沁人心脾。伍安民舒坦地坐在卧室里茶几前的木椅上，手里拿着一本《家谱》，看了“万代家乘”一页，又翻开看“排行”这页，里面写道：“尊民允世久，开国定安平；科教流泽远，德法植根深；工农经政运，文武纬邦兴……”他一边看《家谱》一边思索家事。祖宗从右江迁来，安家立业到这梅岐山下，已有几百上千年甚至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。传说村子兴旺的时期有五六十户人家、二三百口人。如今只剩下两户了。村子衰败到这地步，只因长期以来国家内忧外患、战乱频繁。可见，国破家衰，政乱民荒。大堂兄安荣早年去了南洋做生意，至今杳无音信。二堂兄安华早年参加了红军，有人说他在兴国被国民党抓着，给枪毙了。在押赴刑场的一路上，他慷慨激昂，高唱着《斩雄信》赴刑。也有人说他跟着红军一起长征了。不知他现在到底如何？三堂兄安富早年参加了白军，有人说他抗日时阵亡了，也有人说他后来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。也不知是死是活。他大伯家的四个儿子，只剩下四堂兄安贵一人了。安贵是个驼背子，只因年轻时骑在牛背上斗牛，摔驼了背，便成了残疾人。他年轻时娶过妻子，妻子洗菜时不慎掉进水塘里淹死了，又未曾给他生下一男半女。他妻子死后未续，至今孤身一人。过不了多年，他这户也就不复存在了。看来，这伍家村的烟火只得由自家来延续了。现在，国稳民安了，可什么时候能国强民富、村子兴旺发达起来呢？自己生了五个儿子，长得像楼梯等似的一个挨着一个，大的已二十多岁了，可是一个也没有订婚。眼下饭都吃不饱，哪有钱给孩子说亲呢。唉！

他这一声长叹，声音既深沉又伤感，惊动了他的妻子。

他妻子柳慈英在床前踏板边的椅子上坐着。她在理棉花，准备纺线捻灯芯，突然听到了丈夫的叹气，说道：“你无缘无故在那里叹什么气呢？一声叹气三年穷。”又说“你别看了！托杨家花婶说的事，你去问个信，看有没有个准信。”她右手转着纺车，左手捏着棉花，一边纺线一边说：“我看这门亲事应该抓紧办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平仁也不小了，别耽误了孩子的青春。咱们这年纪的人家已一群孙子了。去催催媒人吧！”

伍安民喝了一口茶，就把《家谱》放进了谱箱里，一边准备出门一边说：“一会儿上去出工，我顺便到她家去问问。”他走到南边耳门背后，拿起锄草用的小锄头出工去了。

柳慈英还在纺线。她自从入社至今就没有到生产队出过工。因为孩子多，需要她在家里烧茶做饭，补衣洗裳，喂猪养鸡。

她身高一米六多点，身材匀称，圆圆的脸，一双笑咪咪的眼睛，非常灵秀的鼻子，两边嘴角略微上翘，脸上总是挂着笑意。尤其是她越想对孩子生气故意装出严肃样子的时候，越是忍不住笑。

她纺好了一锭棉线，又把纱线捻成灯芯，装进了“满头红”灯上。她来到厨房，看见火炉里烧开水的柴火已散开了，就过去用火钳把柴头夹到炉膛中央。栗木柴头火旺，噼里啪啦炸开了，炸得火星四射。一根柴头有点潮湿，冲出一股气来“嗤嗤嗤”的响，柴头上的火像“笑”了起来。她自喜地说：“火笑客人来。”话音刚落，就听见南门外有人在喊：“柳嫂在家吗？”

柳慈英听出是杨家花婶的声音，赶紧从厨房里迎了出来。她见杨家花婶上身穿一件白底红花洋布对襟衬衫，下身穿一件蓝色英丹士林洋布裤子，一边打量一边说：“哟！穿得这样漂亮呀，像个十八岁啦。”杨家花婶哈哈地笑：“老了，生不出崽来啦。”又笑了一会儿：“这几天暖和，山上的花都开了。你看，你们家果园的李子树、杏子树都开花了。天热了，来喝碗茶。”柳慈英拉上她的手说：“好姊妹，别站在太阳地上晒着，快进屋里喝茶去。”

杨家花婶姓杨，华家村人，四十来岁，中等偏高的个子，很好的穿



衣架，爱说笑，爱打扮。吃食堂的时候，柳慈英一家人在她家住过一年多时间。她的几个孩子都爱叫她花婶，因此，她也随着孩子们叫她杨家花婶。华家村和伍家村是一个生产队。两个村子挨得很近。华家村在伍家村的南边，有七八十户人家，三百多人口，是梅岐山这个地方最大的村子。

一会儿工夫，她们俩手拉着手亲热的像亲姊妹似的、有说有笑地来到了屋子里。“川芎刚捣碎，水也烧开了，我这就来给你沏茶。”柳慈英把茶壶端到饭桌上，又从炉钩上提起铜水壶，很快沏好了茶。她捧上一碗茶递给她。她这时已经坐在椅子上了，赶忙欠起身子，双手来接茶。她没有接好，茶洒了一点。柳慈英笑眯眯地说：“好啊，你这是观音菩萨撒福水。没事，茶有的是，管你喝够。”杨家花婶说：“可得喝够。你五个崽，一个崽的喜事喝一碗茶，就得喝五碗。刚才，安民哥到我家说了。随即，我就到我三房的去问了。我显悌哥点头同意了。我三嫂说随大侄女，只要梅珍同意她就同意。她说若是这两个孩子本人都同意，就端午节吃订亲饭，腊月间办喜事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喝了一口茶“这茶叶川芎茶好香啊。”柳慈英说：“花婶可积德了，菩萨保佑你再生一个崽啊！等这事办成了，我得好好地谢你。”杨家花婶说：“肯定能成。这两个孩子般配。我经常看见他们俩在一起有说有笑的。真的成了，这以后咱们就是亲家啦。”

刘慈英看见杨家花婶说得那么肯定，心里像是吃了定心丸，更是替儿子高兴。略过片刻，她慢慢收敛了脸上的喜悦，渐渐显出发愁的样子，说道：“喜是喜哦，还求老天爷开恩，放下个好年岁，有个好收成啰。不然，哪有钱粮给儿子办喜事呢？”她又给杨家花婶添满了茶。她的脸上随着添茶的时候也添加了一些愁容。

杨家花婶的脸上也没有了笑容，便随着柳慈英的话，说：“再不会像前几年一样了吧？今年的蚕豆、苦荞的收成已十拿九稳了，油菜、大麦、小麦长得也不错，秧苗也长得好，该是一个丰收年了。我就不信老天爷会这样无情、不长眼，它总不会把天下人都给饿死。”

柳慈英一肚子苦水涌了出来，说：“姊妹啊，你说咱们这代人的命咋



就这么苦呢？小时候，躲包脚。稍大一点了，又躲兵躲反。日本鬼子来了，更是吓得要命，天天提心吊胆过日子。好不容易盼解放了，日子太平了，又闹吸血虫病，闹天灾。还要愁生儿育女。儿女大了，又愁开亲对戚，开亲对戚吧，又愁钱粮办事。真是为人不自在，自在不为人。”

杨家花婶的耳朵痒，要了一根洋火掏痒。她似乎想把耳朵掏空一点，好多装下柳嫂说的话。她也有一肚子话想说。但是，这些话她不跟一般人讲。因为，她家的成分不好。她对这家人非常的信任，但还是把声音压低了一点说：“柳嫂啊，这是咱姐妹关着房门说的话，这几年，不光是天灾，还有人祸。这砸锅炼铁、吃食堂，像人做的事吗？不讲常理不行。刚吃食堂的时候，那几个当官的老婆、年轻女人、贱货说什么‘吃食堂好，不用做饭，不用洗碗。’好吗？饿了几年，这几个家伙都知道了吧。”又说：“开头，她们比咱们吃得好，美得不得了，后来也美不动了。”

“是啊，看着气死人呀。他们吃饭，咱们吃粥，他们吃粥，咱们喝米汤。上面爱用傻人当官。这些人没头脑，傻人办蠢事，老百姓就得遭殃。以后还得报应。就说这山上的树都砍光了，烧柴就成了问题，将来孩子们做家具、盖房子都是问题。”

“俗话说‘命中只有八分米，走遍天下不满升’。我看咱们这代人不会有享福的日子了。”

“这也难说，日子还长着呢，盼吧。人家姜子牙原先倒霉的时候，贩猪羊，贩羊猪，卖面粉遭遇大风天，七八十岁还能得运呢。我不相信，咱们就不能遇上好日子？听你安民哥说，今年上面的政策要松多了，以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咳，不捡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说了。”杨家花婶把说话的气氛转了过来，“咱们说点高兴的喜事。你知道么，村里支书娘子又害喜啦，每日像猫儿呕似的，这胎估计是个崽。”

“到底还是支书娘子，不一样啊。这梅岐山全双龙大队十几个村子，恐怕只有她才有这个闲劲。哎，去年一年咱们全大队没人生孩子。这还真是个喜讯。等几天，你约几个人一起去她家道喜，笑茶喝。”柳慈英脸上的愁云随之退去了，两边嘴角钩又挂上了提亲之幡，说道：“梅珍这



Chun Yuan Meng

孩子，我看着就喜欢，就心疼。我大儿子平仁肯定满意，肯定喜欢。这是伍家的福分。到时候，我得好生生的谢你。就是再没有吃的，我也得宰只鸡给你吃。”

杨家花婶看见篮子里的一根灯芯，伸手拈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说谢就见外了。成了是他们的缘分。平日，这两个孩子很投缘，放心吧，会成的。”又笑了笑，说：“这根灯芯就算是谢礼吧。哎，今日说的村里的那些话，千万不能对外人说了。村里的人性不好，尤其是大行头的那一窝卵的人，个个自私，个个挑事，不厚道。那几个为头的男人，总想占人家的便宜，总想找事整人。他们阶级好，当官有权得势。那几个女的跟着也猖狂。真是冬瓜有毛，茄子有刺；男人有权，女人有势。”

柳慈英说：“你放心。话说在哪里就落在哪里。”她领着客人穿过里屋走进堂屋来到大门口。这时，她的小儿子从华家村玩后回来了。这孩子一下扑到娘的胸前，双手捋起他娘的衣服，要吃奶。杨家花婶见了笑，用右手食指在脸上画了画，“羞、羞、羞，四岁了还吃奶。”那孩子做了个怪脸。她又对柳慈英说：“你也是，由他，惯成没样子了。”她笑眯眯的答道：“断不下来。哎，不再生了，由他吧。”杨家花婶说时间不短了，家里还有不少的事，要回去了。她留她吃晚饭走，她执意要回家去。柳慈英让她稍等一会儿，赶紧放下孩子，跑到屋里拿来四个鸡蛋给她，说道：“让你费心了。”又对着孩子，“说花婶好，花婶慢走。”主人望着客人的背影不见了，才领着孩子回家。

2

傍晚的炊烟悠游到了梅岐山下，又腾升到山腰，汇聚成一条白练。白练缠在梅岐山的腰间飘飘忽忽，荡荡悠悠，使她显出隐约、飘逸的美。彩霞如被覆在她的胸上，夕阳如胭敷在她的脸上，白练如巾还在池中荡漾……它们把梅岐山装扮成一对浴后欲睡未睡中的美少女。

俯视，梅岐山的形状像个天梯。上梅岐山与下梅岐山南北对峙，东西横卧，东窄西宽：窄处四五华里，宽处五六华里；两山中间又横卧有五座小山岭，南北走向；山岭与山岭之间有的相隔二三华里，有的相隔三四华里，其间都是田地，还有村庄。假如说长而高的梅岐山像一副天梯的架子，那么，五座小岭就像天梯的等子。

伍家村就坐落在这第三座小山岭中间东边的山脚下。现在，伍家村只有一栋两重连五的屋子了。房屋坐西朝东。东门是大门，门外是个晒场，也叫禾场。再往东是水田，再往东四五丘田就是一条小溪，叫梅水溪。溪水的源头在上梅岐山。水从南流向北，流出下梅岐山口，一直流到长江。小溪中间串着塘和堰。大人爱在那里钓鱼，小孩爱在那里游泳。小溪是用来排水泄洪和蓄水灌溉用的。晒场东边靠水田埂的边上，栽有许多花草，东北角上栽了一棵梅花，依次往南栽的是刺梅花、杜鹃花、牵牛花、栀子花、兰草花，更多的是金针花。再靠里边栽有六棵桂花，四棵金桂，两棵银桂。房子的西边后院是一片空地，靠山坡上有一片楠竹林，其间，杂生一些水竹、苦竹和斑竹。山上的树，绝大多数是松树，还有一些杉树、枫树、山茶树、榉树、栗树、毛栗树、陀螺籽树，以及一些不知名的灌木柴树。房子的南面是一个果园，栽有桃树、李树、杏树、枣树、梨树、话梅树、还有几棵桑树。靠房子的墙边不远处有一碓臼。房子的北面栽有柏树、棕树、桐梓、木子树、还有几棵不知名的常





青树。栽在北面的树有讲究，不落叶的常青树可以用来挡冬天的风寒。木子树结的籽，可以制作蜡烛。北面为阴面，木子树的籽雪白雪白的，可以增加光亮，据说还可以驱避邪气。棕树和桐梓树都是经济作物，当地人说“千棵棕万棵桐，子子孙孙不受穷。”还有一个大刺蓬。刺蓬里面杂生有茯苓、栽田泡、乌泡、堰葡等野果子树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藤蔓。一旦老鹰和鹞鹰飞来，鸡鸭鹅就飞快地钻进刺蓬里躲藏起来。

这个地方很美，一年四季都风景如画。尤其是春天更美，春天的早晨最美。可谓：

梅水投竿日

岐山入梦晨

又是：

云雾绕秀松竹石

花草倚丽日月风

房子的上栋住着伍安贵一人。伍安民一家七口人住在下栋房子里。伍安民有五个儿子。儿子们的排行是平字辈，名字按照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取的。他没有女儿，但他的妻子曾经生过一个女孩，小女孩在三岁多的时候生病抽筋，病了几天就死去了。当时，缺医少药，像发烧抽筋这样的小病也治不了。柳慈英一共生了八个孩子。头胎是个男孩，孩子一个多月的时候，她抱着孩子进山躲兵。孩子哭，怕日本鬼子听见，赶紧捂住孩子的嘴，无可奈何的孩子被闷死了。还有一胎，也是一个男孩。孩子一岁多的时候，被日本鬼子的飞机扔炸弹给炸死了。她为了这三个孩子的死去，眼泪哭成了河。

伍安民的父母在解放前就去世了。他对父母尽到了孝道。他“上为”的事情没有了。现在，还有“下为”的事情需要他劳碌奔波。按照他的打算，孩子们只要读得进书，就尽量让他们读书。他认为读书是正途。



读不进书的就学门手艺，将来好歹有个吃饭的职业。俗话说：为人不学艺，挑断八根系。这学艺吧，一诊猪，二打铁，三剃头，四木筏。这样，将来家里办事也方便。古话说得好，世上由人算，世下无穷汉。世上事情事与愿违的多，心想事成的少。首先，他的大儿子伍平仁读书读到初中毕业了，就死活不愿再读高中了。让他学手艺，他也不肯学手艺。他说出门求财，不如在家求土。他连当兵、当工人都不愿去。他说那样冒险出门吃肉，不如安稳在家喝粥。1957年，他报名参军，那接兵的干部说像他这样有初中文化，又会算会唱的青年去部队，只要干得好，就能提干。可是，到了换了衣服快要离家的头天，他竟然跑出去躲起来了。谁也没有找到他。为这事，伍安民在生产队出工时，他的扁担头上插了整整一年的黑旗。生产队长“犁头铁”硬说是他中农阶级思想落后，不让儿子去当兵的。二儿子伍平义学习好，也喜欢读书。可是，他偏赶上了吃食堂，上高一的时候，没饭吃挨饿，上学要跑二三十里路，实在走不动，受不了，住校又拿不出钱粮，被迫无奈不得已辍学了。他也不愿学手艺。其他三个孩子还小，不知他们将来是什么志向。

太阳已落到梅岐山这个貌似天梯的第三个等子西边的下边。伍安民父子三人收工回来了。他们疲惫地走在乡间的田埂上。伍安民的四儿子伍平智骑牛从后山回来了。他头戴一顶柳条帽，腰系一条竹根带，斜插一把砍柴刀，肩背一个捡柴箩，在牛背上唱儿歌：

放牛崽儿咕咕嚶，
七岁放牛到如今，
冷茶冷饭亏我吃，
破衣破裳亏我穿，
田头地边亏我坐，
蚊虫蛇蚁亏我咬，
风雷雨雪亏我过；
不读书来不上课，
打起牛鞭乐呵呵。



Chun Yuan Meng

伍安民听了四儿子唱的儿歌，不由得他不感到心酸难过。伍平仁见了四弟那样子直乐，转身对二弟伍平义说：“你看智宝那样子，真逗，地地道道的放牛娃。”伍平义没有乐，也没有及时搭理他大哥说的话，等走到家门口时才说了句“咱们家什么时候能不愁吃的、不愁穿的啊？”他这话好像不是对他大哥说的，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，也好是说给他父亲听的。

伍平仁走进家门放下扁担、篲箕就喊：“娘，今晚吃什么，饭做好了吗？”他娘说晚饭没做好，还没想好做什么吃的，正在发愁呢。一会儿，智宝进门了。他捡了许多蘑菇回来。晚上，做苕渣粉煮蘑菇，吃糊糊汤。总算一家人填饱了肚子，又凑合吃了一顿晚饭。

吃罢了晚饭，兄弟五人各人回到了各人的房间。伍安民夫妇在收拾孩子们狼吞虎咽后的残局。“满头红”灯的灯花在跳动着，给这间老房子营造了一点喜悦的气氛。夫妇两人忙完了家务，高高兴兴地坐到饭桌旁，把大儿子的这门亲事商量了一番。二人都感到满意，也就算决定下来了。

柳慈英把大儿子平仁叫到伙房里来，将这个事情告诉他，征求他的意见。她一边纳着鞋底一边问儿子说：“给你说门亲好么？”“是谁呀？”伍平仁有点面涩的样子反问道。为娘的笑眯眯地看了看儿子，说道：“上屋显梯叔的大女儿华梅珍。论人，这孩子没得说，长相也好，人品也好，又勤快，又会干活。论年龄，她比你小两岁，也正合适。又是看着她长大的，知根知底，放心、靠得住。只是，她爷爷是大地主，她爹又在国民党当过营长，家庭成分不好，怕影响你将来的前途。”又说“可是，像咱们这样小村小户的人家，能说上这样的亲，也该知足了。”“我一不想入党，二不想当官，我不怕她家的成分高。她的人品好，我同意。”当儿子的既高兴又爽快，满口同意了。

其实，做父母的殊不知，儿子的心里想的就是华梅珍。他们经常在一起干活，几乎天天见面，一来二往的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感情。也许，他们早已相爱上了。

伍安民坐在火炉旁烧火煮猪食。他手里拿着一根吹火筒，一边烧火

一边听他们娘俩说话。他听到大儿子同意了这门亲事，又看到是满脸高兴的样子，心里感到很欣慰。他觉得需要叮嘱儿子一句，说道：“你同意了，那就这么定下来。不过，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，以后不能反悔的，是好是坏可不能责怪别人。”

一个灯花落地了，也好似伍安民夫妇的心落意了。过了几天，杨家花婶来说梅珍也同意了。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下来了。又过了几天，柳慈英的大姐柳惠英特意来告诉她妹，说：“华家村有人在撮坏，说梅珍那么好的姑娘许配给伍家，将好事伍家了。说你们村子小，势单力薄，儿子多房屋少，旧社会受欺压，现在合到华家村的队里，单门独户的还是受排挤。”经她大姐这么一说，柳慈英的心里感到了不踏实，经过反复考虑后，决定安排她大姐当男方的媒人。她大姐家是贫雇农，成分硬，虽说大姐夫去世了，但她家六个崽都已成人，在村里拳头硬。她当了媒人，使坏的人就得掂量掂量。虽说加一个媒人加一份礼，多出一身衣料、一壶酒、两斤肉，可好事大姐不是外人。伍安民交代他老婆要喝个订婚酒，困难时期事情办简单点，是那么个仪式就行。这样就断了那些使坏的人的念头。三月十八日喝的订婚酒。伍平仁和华梅珍的婚姻关系初步确定下来。这以后，别人也就不好再撮坏了。伍安民和柳慈英夫妇也安心了。

